

京畿范围定襄道帝后驻跸遗迹考察

□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北魏研究所 马志强

摘要 北魏定襄道维系着盛乐、平城二京,地位特别重要,是北魏平城时期帝后经常巡幸阴山地区的必经之路。他们在巡幸过程中,需中途休憩,经过研究,我们初步认定,武州山云冈石窟前、武州县故城、中陵故城、善无县治等四处为驻跸之所。

关键词 定襄道 驻跸 遗迹 考察

魏甘露三年(258),鲜卑拓跋部始祖力微率领20万人马南下阴山,“迁于定襄之盛乐”(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)^[1]。西晋永嘉七年,代王穆皇帝拓跋猗卢六年(313),“城盛乐以为北都,修故平城(今山西大同市)以为南都”^[2]。东晋太元元年(376),代国被前秦苻坚所灭。登国元年(386)正月,鲜卑拓跋部首领珪在牛川重建代国。同年四月改称魏王。皇始元年(396)七月,始建天子旌旗,改元。天兴元年(398),定国号魏,七月“迁都平城,始营宫室,建宗庙,立社稷”^[3]。

作为鲜卑拓跋部的首领和帝王来讲,无论是建都于盛乐,还是迁都于平城,他们都十分重视都城与重要地区的联系,对于道路的修复、凿通、理顺做过许多积极的工作。

盛乐和平城,是鲜卑拓跋部前后都,有着继承的渊源,自然联系就更加紧密。在都盛乐时,有定襄古道东南过杀虎口关塞,入善无(今山西右玉县),过武州(今山西左云县),达平城。而都平城以后,西进武周,北转善无,抵杀虎口,通盛乐。该大道的一端盛乐,在东汉时曾经是定襄郡治,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七年(51)定襄郡内迁善无,况且在唐时大同也曾是定襄治,故我们将其称为定襄道,当不大误,也便于行文。因为我们的课题是对北魏平城京畿范围进行研究,除非特别需要,就不多涉及盛乐时期(258—398)。

北魏迁都平城后,就迅速规定了京畿范围,东至代郡(河北蔚县暖泉镇西),西及善无(右玉县),南极阴馆(朔县东南夏官村),北尽参合(阳高县东北)。帝王巡幸不仅是社会中王权政治的运行模式,而且与国家社会密切相关,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具有调控、整合作用和影响。北魏诸帝的巡幸不仅有安邦定边,宣

扬国威,抚慰百姓,观风问俗等巡幸本身的特点,更有着宣扬汉文化,标榜正统等特有的时代特点。而且,不同皇帝巡幸的侧重点也不同,如道武帝、太武帝的巡幸则主要围绕着开拓疆土,统一北方;明元帝、文成帝则主要以安定社会、巩固政权为目的;到了献文帝、孝文帝则致力于全面汉化、迁都洛阳。

具体到定襄道,因为维系着盛乐、平城二京,所以其地位和影响就更重要。在这样比较频繁的巡幸过程中,按照当时的交通工具和道路状况,特别是帝后在巡幸时,有大量臣属、侍卫和宫中侍者陪同,带有不少辎重,队伍比较庞大,我们猜想他们每天的行程一定都是比较缓慢的,不会超过百里,一般是60—80里左右。那么依此推算,从平城出发,向四方巡幸,每前行70里左右,就应该有一处驻跸之所。我们认为,在京畿范围之内,是有条件建筑行宫的,而在京畿范围之外,驻跸之所或者是毡帐,或者是官邸,或者是大臣的府第。

就定襄道而言,从北魏平城西出驻跸的第一站,就是距离京师30里的武州(周)山。据《魏书》记载,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永兴三年(411),“帝祷于武周、车轮二山。初,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,性凶悍,帝每以义责之,弗从。帝惧其变,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。及即位坛兆,后因以为常祀,岁一祭,牲用牛,帝皆亲之,无常日”^[4]。我们从这短短几句话里就可以明白,在太宗朝,拓跋嗣是将该山作为神山来祭拜的。在以后他在位的14年时间里,“岁一祭”,即每年都要亲自去一次,盖西郊祭天之属。以后,随着武州山石窟寺(今云冈石窟)的凿建,特别是“昙曜五窟”(今16—20窟),被认为是高宗文成帝拓跋濬时期“为太祖以下五帝而设”,具有了灵庙的性质,故北魏

志”的高层审美效果。我们常可以看到《玉堂春》“起解”一折中,崇公道多会在言及洪洞县衙时借以讥讽今世的不良世风,更高明如萧长华者在解放战争时期演出《连升店》,借势利的店家之口讥讽“重庆飞来的老爷们”,其效果皆已超越娱乐而具备了道德评判功能。但阳戏主要功能便是娱人,娱乐性是其戏剧表演的本质,所以阳戏幽默滑稽大多没有“微言大义”、“弦外之音”。其常见滑稽表现内容有:一、嘲笑生理缺陷。如《范杞良》第二场中唐二的道白:“别人矮子矮得好,我的矮子才有五寸长,一尺麻布缝千件,又有宽大又有长……十二个小娃齐尿尿,冲得矮子下长江。鼓好矮子会凫水,不会凫水一命见阎王。”二、开伦理玩笑。前引《韩信追霸王》序幕中张李二乡佬的对话即是典型例子。《过五关》第三场中和尚央求关公带自己过关时曾有这样的表演(手指看戏的小孩)我还有这些和尚崽呢!

由于阳戏是一种民间戏剧表演形式,受众文化习惯、剧场规模、演员与观众的熟悉程度都在影响戏剧表演,演员常常会从剧情和角色中跳离,而与观众产生瞬时的舞台联系,将观众引入剧情之中,从而产生一种独特的戏谑效果。前引《过五关》中和尚手指看戏的小孩

说“我还有这些和尚崽呢”便是典型例子。《柳青娘子》中柳青娘子在和尚问谁是她家舅舅时,也用手指台下看戏人说“那个就是我舅舅”。《范杞良》第二场先生的祝神词尤能起到“打通戏里戏外”的滑稽效果。先生黄花利市做到,元日利知敬孝。今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福泉市某乡某村某组居住,奉神设供九品香烛酬恩表愿。

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多以“寓教于谐”为滑稽之大道,刘勰曾说“空戏滑稽,德音大坏”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赞扬优旃“善为言笑”,也强调了他的“合于大道”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福泉阳戏的“滑稽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滑稽,但其世俗化的内容及表现方式恰恰表现了傩戏从神坛向人群的靠近,从酬神祈福的信仰表达向娱人娱世的文化消费的转变,也是傩戏更加戏剧化的一大艺术进步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杨光华.且兰傩魂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.
- [2] 柯琳.傩文化刍论[M].北京: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1994.
- [3] 虞修明.姜尚礼.中国傩戏傩文化[M].北京:中国世界语出版社,1997.
- [4] 柏格森.笑:论滑稽的意义[M].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80.
- [5] 陈瘦竹.沈蔚德.论悲剧与喜剧[M].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1983.
- [6] 陈孝英.喜剧美学初探[M].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1989.
- [7] 车尔尼雪夫斯基.论崇高与滑稽[A].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[C].上海译文出版社,1979.

帝王的巡幸更为频繁。如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元年(467)八月“丁酉,行幸武州山石窟寺。戊申,皇子宏生”^{[1]28}。很明显,献文帝此次行幸,有祈求上天和佛法保佑皇子顺利、平安降生的政治目的,不同于一般的巡幸。高祖孝文帝元宏多次巡幸武州山石窟寺。延兴五年(475)五月“丁未,幸武州山。辛酉,幸车轮山”^{[1]41}。太和元年(477)五月乙酉,“车驾祈雨于武州山,俄而澍雨大洽”^{[1]44}。四年(480)八月戊申,“幸武州山石窟寺。庚戌,还宫”^{[1]49}。六年(482)三月“辛巳,幸武州山石窟寺,赐贫老者衣服”^{[1]51}。七年(483)闰四月癸丑,“皇子生,大赦天下。五月戊寅朔,幸武州山石窟佛寺”^{[1]52}。从以上罗列的资料来看,之所以巡幸武州山,大概有这样几层目的:其一,视作神山。在有大喜、大难和大灾时,每年来此祈祷,并屡有成效;其二,当作灵庙。在云冈石窟一期工程完工后,有两次巡幸是和皇子出生相关,表明了北魏诸帝有祈求祖先保佑后辈儿孙幸福、健康的意愿在里边;其三,当是为了勘察工程进度和对其他相关政治事件表示重视。

因为当时武州川水奔腾激荡,而云冈石窟前地方狭窄,故在石窟前修筑宫殿的可能性不大。与石窟隔河(武州川水)相望,有名晋华宫者,为该站行宫原址。

第二站是武州县。从云冈石窟西行,约70里,为北魏武州县治,位于今左云县城东北4公里古城村北,十里河南岸。秦代,这里属武州塞地。西汉于此设武州县治,隶雁门郡。王莽改曰桓州。东汉一度徙治于善无县西南150里处,晋罢。北魏复置。仍建于汉武州县址。1980年出土于大同市西8公里的小站村附近《封和突墓志》有“以正始元年(504)夏四月卜兆于武州界”一语,则至迟在这时北魏已复置武州县。而《北齐书》卷19《王怀传》载:“王怀,字怀周,……少好弓马,颇有气尚,值北边丧乱,早从戎旅。韩楼反于幽州,怀知其无成,阴结所亲,以中兴初叛楼归魏,拜征虏将军、第一领民酋长、武周县侯。”中兴是北魏安定王元朗年号,仅531年、532年两年,可知北魏末年该县尚存。古城遗址仍存,据考察,城东西长600米,南北宽300米,城垣除北部被河水冲毁和东部建加油站毁坏外,西垣与南垣尚存。今109国道由此城横穿而过。其西城垣残留部分高2—4米,南部高2—7米,底宽10米,夯土版筑,夯层底部8—12公分,曾两次重修。地表汉陶、汉砖、汉瓦碎片甚多,曾有铜镞、铜镜等物出土,亦有北魏时期大型印纹灰陶坛、罐出土。

2007年夏季,文物普查人员在左云县调查文化遗迹,在距前述古城略北25里处的三屯乡大河口村南发现了榆林古城。榆林城西城墙和北城墙遗迹存在。遗址城内的陶片、瓦当、勾纹砖,俯拾可得。陶片、瓦当、勾纹砖及上面的附加堆纹、绳纹、摺压纹、素面磨光等印痕具有典型的北魏风格,基本可认定为北魏城址,推断为北魏行宫。

不管是武州古城,还是榆林古城,都地当定襄道要冲,是北魏帝后理想的驻蹕之所。

第三站是中陵故城。从武州县治西行,又约70里,为中陵故城,位于右玉县威远镇威远城西南2公里处。发源于平鲁的苍头河水(古称中陵川水)经古城东由南向北流去。古城就坐落在苍头河西岸。古城平面呈长方形,中有一墙,将城分为东西二城。南北二墙各长1500米,东西二墙各宽900米,古城占地总面积为135万平方米。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道城墙和中段城墙的城门遗迹明显,东南城墙被苍头河冲去一角。经考古勘察和《水经注》记载相对照,认定此古城遗址为汉代雁门郡中陵县故城,并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^{[2]34}

第四站是善无县治和豺山宫。由中陵县故城北行70里,为北

魏善无县治。古城位于右玉县北部右玉镇,北距杀虎口10公里,南距贺兰山20公里,苍头河由南向北从城西流过。古城坐落在苍头河东岸,与明代的右玉城(即现在的右卫城)相重叠,只是规模比其更大一些。古城遗址西城墙被苍头河水冲毁,已无痕迹。南北两墙相距约2000米。因苍头河水将西城墙冲毁,据估计东西城墙之间的距离与南北城墙之间的距离相近。古城平面呈正方形,占地总面积大约为400万平方米。据《水经注》、《十三州志》和《地理志》记载分析,善无县故城即雁门郡治和后来的定襄郡郡治,其地理位置正与右玉古城遗址相吻合。^{[3]5}

拓跋珪天兴六年(403)七月“车驾北巡,筑离宫于豺山”^{[4]1},这就是所谓的豺山宫。关于豺山宫的位置,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:其一,从《大同府志》卷六古迹豺山宫的记载看,可能在大同府境内的狼头山(今内蒙古丰镇大庄科乡东北);其二,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四十山西二太原府代州豺山条,说豺山宫在代州西北善无境内。大同的学者都赞成前说,而国内以王仲荦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却坚持后说,认为“豺山在平城之西北”^{[4]1055}。我们也倾向后说,定豺山宫于善无境内,处于平城和云中之间的交通要冲,但准确的位置现在还不很清晰,但考之文献,应该在善无附近稍偏西的山区。

以后拓跋珪多次巡幸豺山宫,天赐年间(404—408)除了天赐二年外,每年都要来豺山宫,其中天赐三年竟巡幸三次。这一方面是为了向阴山以北沙漠地区以及长川(内蒙古兴和西北)、濡源(今河北丰宁县西)一带的柔然和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显示其威力,防止他们南下侵扰;另一方面也是认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。

继承者明元帝拓跋嗣通过频繁的出巡来威慑、镇服、监控四方。在北方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强大的柔然,这是明元帝频繁出巡平城以北地区的主要原因,也是经常巡幸豺山宫的原因所在。永兴五年(413)八月“丁丑,幸豺山宫。癸未,车驾还宫”^{[1]53}。神瑞元年(414)二月“庚戌,幸豺山宫。……(六月)戊申,幸豺山宫”^{[1]54}。二年“十有一月丁亥,幸豺山宫。庚子,车驾还宫”^{[1]56}。“泰常元年(416)春正月甲申,行幸豺山宫。戊子,车驾还宫。……冬十月壬戌,幸豺山宫”^{[1]56}。可以说这时候北魏虽然视柔然为大敌,但一直和对方处于防御和对抗阶段。特别是永兴二年(410)南朝刘裕与南燕慕容超在广固(今山东青州西北)鏖战,北魏南部边境相对平静,拓跋嗣抓住机遇,派南平公长孙嵩率军北伐柔然,“夏五月,长孙嵩等自大漠还,蠕蠕追围之于牛川。壬申,帝北伐。蠕蠕闻而遁走,车驾还幸参合陂”^{[1]50}。此战北魏大获全胜,以后多年柔然无力南下。拓跋焘继位后,北魏开始对柔然主动出击,进入战略反击阶段,豺山宫也就不再见于诸史载。

虽然就豺山宫而言,其作为战略防御和对抗的功能让位于和睦守成,但定襄道的战略地位却日渐重要。北魏帝后往来于盛乐、平城二都,频繁经过此要道。甚至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,往返平城、盛乐的时候,仍然穿行于此要道。

我们根据北魏历史事实和考古资料,就定襄道帝后驻蹕遗迹进行了考察,这些遗址多为汉魏叠压,且又为以后朝代所继承。希望我们的探索有益于北魏历史研究和地方交通道路史研究,可以促进地方旅游和文化发展。

参考文献

[1]魏收.魏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
[2]右玉县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9.

[3]朔州通志[M].太原:山西出版集团、三晋出版社,2009.

[4]王仲荦.北周地理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
★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,课题编号:20093019.

★作者为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北魏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.